

中国反腐小说大系



罪与欲

瀛泳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PDF

罪与欲

瀛泳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
录

- 第一章 拥抱八千八 / 1
- 第二章 血溅魔窟 / 26
- 第三章 黑云压地 / 46
- 第四章 夜幕下 / 78
- 第五章 做鬼 / 102
- 第六章 海地联手 / 133
- 第七章 畸情 / 153
- 第八章 人妖各行其道 / 182
- 第九章 逻辑 / 197
- 第十章 脱身地狱 / 221
- 第十一章 战友 / 238
- 第十二章 失望 / 261
- 第十三章 回头向岸 / 284
- 第十四章 天网 / 317
- 尾 声 / 348

第一章

拥抱八千八

大学校园的宿舍里似乎是一个梦的世界，小小房间的墙面上贴着她们崇拜的影星、歌星、模特，衣架、书桌、床边到处是布猫、布狗、小娃娃，不难看出她们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梦幻中。

柳香筠似乎从朦胧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了窗外正在亮起来，但又闭上了眼睛，恋恋不舍地回到刚才甜蜜的梦想中。阳光确实已经射了进来，停留在她那张生动俏丽的脸上。她的秀发散撒在枕头上，衬托着她朗月般的脸庞。很快，她便感觉到了有人在推她，嘴里叫了声“真讨厌”，懒洋洋地睁开眼睛，见推自己的人是住在上铺的谢川羽。她的后背背着一个黑色的小背包，一脸灿烂的阳光，显然是刚从外面回来。

躺在另一张床上对着天花板发愣的岳姝坐起身，笑着问：“柳香筠，是梦见了自己正在照镜子呢，还是去欣赏

了你那位白马王子啦？你在梦中笑得好甜。”

柳香筠扭过脸狠狠瞪了岳姝一眼，把脸转向谢川羽，撇起了嘴：“你说你烦人不烦人？人家正做着—个感觉好幸福的梦，梦见我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遍地是花儿，水里游着鱼儿，空中和树梢上，百灵鸟在唱着歌儿……”

谢川羽坐在了柳香筠身边，苦笑一下，说：“大白天做的梦再好，也成不了现实。”

柳香筠赌气地翻个身，将后背给了谢川羽。

谢川羽看着她，又说：“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们寝室、全班就你不急……”

岳姝说：“当然啦！人家家在本市，又有了老公，老公还是个大侦探，肯定早已为她找好了工作嘛。”

柳香筠没好声地说：“就是、就是！找好了又怎么样？眼气了，也去找个老公，上街来个拉郎配。”

岳姝向谢川羽做了个鬼脸，问：“柳香筠，能透露点儿消息吗，去哪儿、做什么？”

柳香筠顺口扔出来：“侦探公司。”

岳姝拉着长声说：“真是夫唱妇随、志同道合呀！眼气死我了，也没人可怜。”

宿舍里一阵笑声，谢川羽没有被这种氛围所感染，她的神情凝重，弯弯的细眉皱着，眉心那颗高粱米粒大的美人痣正好凸起，很显眼，此时，她和所有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样，正利用离校前的这段时间紧张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她的家在榆阳县农村，距离祁海二百多里，各个

方面都远远赶不上这个距离大海很近的省城。她不想回榆阳，在祁海大学所学的中文专业在省城里也有好多工作可做，但工资都不高。她慢慢摘下背上的小背包，打开，从里面取出一张报纸。

电话响起来。

谢川羽拿起电话：“你好！请问……噢，是夏茵啊！你……我也买了一张，看到了……夏茵，你说这可能吗？月薪八千八百元……”

柳香筠从床上坐起身，和岳妹一样瞪大眼睛看着谢川羽。

“我觉得心里没底……是吗？没留意呀……我马上看。你……你真要报名？我也真想跟你作伴儿，可……那好，我等你。一会儿见！”

岳妹问：“什么‘月薪八千八百元’啊？”

柳香筠也问：“是什么工作？”

谢川羽放下电话，指点着手中报纸上的一处广告，笑着说：“看看吧，别乐得蹦起来，撞破了头。”

柳香筠一把抢过去报纸，和快步走过来的岳妹看着：

祁海东豪电器有限公司即将更名为祁海东豪集团有限公司，为适应新的更大发展的需要，特招聘公关、翻译人才若干名。要求：女性，本科应届大学毕业生，英语在四级以上，身高 1.66~1.70 米，五官秀丽，声音甜美。被录取者将先在国内培训两个月，而后到国外再接受教育两个月。培训期间，月薪 3000 元。正式工作后，月薪

“哇——月薪八千八百元!”柳香筠惊喜地叫起来，身子向上一耸，因为个子高，头真的顶在了谢川羽的床板上，她用手揉了一下赶紧低下头。

“怎么样?八千八的诱惑力很大吧?”岳姝乐着说。

“一定是赞助东豪足球队的‘东豪’公司吧?”岳姝又问。她是个足球迷，早已听说有一家“东豪”公司出资三十万元买下了省足球队的冠名权。

谢川羽接过报纸，很快就按着夏茵在电话里说的，在第二版找到了介绍祁海东豪电器有限公司发展事迹的整版通讯。

“谢谢你谢川羽，告诉了我这么个好消息!”柳香筠兴奋地说着，猛地亲了一下谢川羽的额头。

柳香筠拨通了表姐白小筠的电话，让她马上来，说有急事。之后，她瞥一眼谢川羽手中报纸上的大字标题“正在腾飞中的祁海东豪”，也凑过脸去，同谢川羽、岳姝一齐看了起来。

三个人从这篇通讯里知道了，祁海东豪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名叫邹浩天，生在祁海市南郊农村，在改革开放后去海南下海经商，几经沉浮，从失败中总结教训，一路拼搏，终于取得了成功，四年前回到祁海成立这家公司，实行科学管理，克服了好多困难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……

夏茵一阵风似的推门进来了，满脸是灿烂的笑容。她和谢川羽同县，是读高中时的同学，她是祁海音乐学院的

校花，学小提琴的，以前多次来过这里。

“只有三天的报名时间，赶紧行动吧！”夏茵一边说一边坐在岳姝的床边，看着谢川羽，问：“你还在犹豫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已经联系妥祁海乐团了吗？”谢川羽和夏茵对视着问。

“乐团的月薪才六百元，和八千八怎么比呀？”夏茵说。她说话的声音又快又脆，十分悦耳。

“这么高的工资，从来没听说过，会不会是骗局？”谢川羽仍然忧心忡忡地轻声说，眉心那颗美人痣又由于微蹙而凸起来，她的性格和夏茵正相反，从来没有大声说话的时候，天生胆子小，多愁善感，常常患病，被同学们戏称为“病西施”、“林黛玉”。

“我们穷大学生有什么可骗的？”柳香筠说，一指桌上电话旁边的报纸，“这是党报啊！在上面刊登的广告，还以整版介绍了‘东豪’，显然就是配合这次招聘的，你也不信？董事长邹浩天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、市政协委员，为祁海的经济繁荣做出很大贡献，能骗一些刚出学校大门的女大学生？”

几个人正在议论着，白小筠来了。她是祁海师范学院英语系的应届毕业生，也是这所学校的校花，不但容貌漂亮，而且气质好，家住本省最西部的一个名叫三里弯的小山村。她和柳香筠是姨表姐妹，比柳香筠大半年。两个人长得也有些像，性格却不同——柳香筠开朗、活泼而单纯，白小筠内向、寡言少语、颇有主见。她俩很要好，柳

香筠对白小筠为人处事从心里折服。她本来叫柳香芸，后来把“芸”改成了“筠”。

柳香筠把报纸上的广告、文章指点着说给白小筠。

白小筠沉思一下，按下免提键，按着报纸广告上标明的电话号码揿着按键，很快就听到了一个女人亲切的声音：“您好。”

“请问，是东豪公司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您贵姓？”

“免贵姓江。”

“您就是公关部的江坤江部长？”

“是的。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和几位同学刚见到今天报上的广告，请问如何报名？”

“其实报上已经写清楚了，但既然您问了，我就再说。应聘者要先把本人的照片、毕业证和身份证以及英语考级证的复印件、个人资料说明、联系电话寄来我公司。如果在截止日期的三天内得不到初选的通知，会在七日内收到寄出的材料。顺便告诉您一声，不要亲自来送资料，因为应聘者太多，我们接待不过来。听您的声音很柔美，也一定很漂亮、身材很好吧？这些，也是被录用的最重要条件！”

白小筠道了声谢，想了想，又按了一下免提键，给《祁海日报》总编室的主任办公室打了个电话：“您好！我在今天的《祁海日报》上看到了‘东豪’招聘公关、翻译

人才的广告，月薪八千八百元。请问，不会有假吧？”

一名男子用深沉的声音回答：“‘东豪’在我们祁海是实力很强的一家公司，可以说也是我省、我市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。他们出于对公关、翻译人才的需要，采取高薪招聘并不奇怪。这样的月薪在大陆是高的，但在国外、香港、澳门等地并不出奇。用不太久，我国就将加入 WTO，成为‘世贸’组织的成员，各个方面包括工资，都要和世界接轨，高工资、高消费是必然的趋势。‘东豪’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，说明这家公司的决策者具有远见卓识。但他们对应聘者的外貌、身材的要求很高，大概不是百里、千里挑一的美女，很难被选中。”

“又不是选美，要那么漂亮干什么？公关、翻译……哼，难道还得用脸蛋儿、用身子？”岳姝已经泄了气，很沮丧地嘟囔了一句，继续躺在床上为自己的工作犯愁。她生得绝不难看，但与被公认为祁海大学校花的柳香筠、谢川羽一比，就算丑了，同夏茵、白小筠也是远远不能比。

“这么强调容貌、身材，哪像招聘人才？”白小筠紧皱着眉头说。

“会不会是给中央或者省里哪个大领导的公子哥儿选美，像当年林立果选妃一样？”岳姝小声嘀咕道。

“岳姝，你對自己没信心，便有了吃不到葡萄的感觉吧？”柳香筠瞪着岳姝说，“公关、翻译，不同于其他工作，总要出头露面，当然要才貌双全。不然，能给那么高的工资？”

“八千八，发、发……但后面跟着两个零！”岳姝仍在

笑着说，“可别到头来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”

“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”柳香筠骂道，随即“咯咯”笑了。

“柳香筠说的……也是这么个理儿！但这月薪太高了……”

“我说你这个谢川羽，害怕钱咬手啊？”夏茵指点着谢川羽，漂亮的大眼睛闪着亮光，踌躇满志地说：“等在‘东豪’攒够了钱，我就出国。到了国外，那才是我能尽情发挥的艺术天地。”

“我要去！”柳香筠看着白小筠果断地说，“小筠姐，你也去吧！”

“铁仁不是给你找好工作了吗？”白小筠问。

“是的，在省电视报当编辑，月薪才七百元……”柳香筠说着把脸转向岳姝，问：“岳姝，你要不要这份差使？”

岳姝顿时坐起身，面露惊喜：“真的肯让给我？太谢谢你了柳香筠，你真好。哎！最好把你那白马王子也一起转让给我吧！怎么样？”

柳香筠大笑了几声：“当然可以！在我没和他登记结婚之前，你和所有的未婚女人一样，都有和我竞争的权利。欢迎你做我的情敌！”

白小筠说：“香筠，铁仁可能不赞成你去‘东豪’。”

柳香筠脖子一挺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他无权干涉！”

没出白小筠所料，就在当晚到江边公园约会时，卢铁

仁对柳香筠要去“东豪”应聘连连摇头：“香筠！你就别这山望着那山高。省电视报报社，正是你的用武之地。”

“不嘛！那里怎么能和‘东豪’相比？”柳香筠撒着娇晃着身子说。

“你不知道，‘东豪’……”

“是你不知道吧？看看这个！”柳香筠说着从背着的小包里取出报纸，指点着上面的通讯《正在腾飞中的“祁海东豪”》。她已经猜出卢铁仁会反对，特意把谢川羽买的报纸带来了。

卢铁仁借着路灯看着报纸。他也是本市人，生得魁梧英俊，和柳香筠是高中同校同学，那时候便谈了恋爱，被同学们说是“郎才女貌”。他比柳香筠大两岁，两年前毕业于祁海警官学校，被分配到祁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工作，曾破过好多起案子，在半年前已担任刑侦中队长。

柳香筠指点着报纸上被她划着红杠的几处，说：“看！这个企业才成立四年，已经上缴利润三百七十多万元。董事长邹浩天是市政协委员，百强民营企业，很热衷公益事业，不但出巨资赞助省足球队，还亲自到赛场助威。还有，他多次给灾区人送去大量生活物资，建了三处桥，在家乡建了东豪中学、老年公寓，使孩子们免费读书，让六十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安度晚年……”

卢铁仁双手倒背着走来走去，沉思着说：“我觉得，邹浩天这个人很狡猾。就说买下省足球队的冠名权吧，他是花了三千万，但获得的利益是你难以想象的。”

“他获得了什么利益？”

“上次，东豪足球队在祁海主场比赛，我也去看了。人们在去买入场票时都得到一件印着‘东豪’两个大字的半袖衫，届时都穿在身上，为东豪足球队呐喊助威，东豪队还真的赢了。这在电视上一播，谁不知道‘东豪’？还有在客场比赛时，邹浩天曾经亲自带领啦啦队前往，实行机票、住宿、用餐‘三包’……其实，这也是最好的广告啊！”

柳香筠不服气地说：“就是做广告，也比用影视明星、把钱给了个人强。”

卢铁仁笑了笑：“所以我说，他这人狠狡猾。”

柳香筠更正道：“应该说聪明！”

“香筠，你还没走上社会，思想单纯……”

“别在我面前充大个儿！”柳香筠一仰脸打断他的话，接着学着著名小品笑星赵本山的声音使用了他的一句台词：“瞧不起谁呀？”

卢铁仁笑了笑，诚恳地说：“真的！我以前也跟你说过，毕业工作了两年，我认识了社会，同时思想提升了很多，受到很大锻炼。社会上的事，真是很复杂的，要想看透一个人、弄清一件事，常常很难，把握好自己更难。香筠，就听我的话吧，去报社工作吧。”

柳香筠用力摇着头：“不！我已经决定了……”

卢铁仁一把拉住了柳香筠的胳膊：“香筠！你不能任性。”

柳香筠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和他对视着，很恼火地说：“这怎么是任性？难道因为爱你，就得什么都听你的，连

自己的工作都不能自己选择吗？”

卢铁仁苦着脸说：“你不知道的，‘东豪’……内部情况……”

柳香筠倏地转过身：“我不管它内部情况怎样，就是想去！”

卢铁仁急得抖着双手：“去‘东豪’……不就是多挣点儿钱吗？我们……”

柳香筠猛地转过身：“是不是因为我会挣得钱多，你才不高兴、不让我去的？”

卢铁仁怔了一下：“你怎么这样想？”

柳香筠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听说好多男人都是这样，不喜欢妻子比自己挣得多，更不希望妻子比自己的位子高。”

卢铁仁用力跺了一下脚：“我是那样的人？”

柳香筠拉长了声音说：“以前我不觉得这样，现在嘛可有点儿怀疑自己的眼力了。”

卢铁仁想到在海关担任缉私警官的同学蔺中海，四下看看，低声说：“香筠！前些天我听蔺中海说，‘豪华’可能在偷偷地走私。”

“走私？”柳香筠一惊，转面一想，笑了，问：“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刚刚听说，哪里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嗯……”柳香筠把眼睛眨了眨，问：“你是警察，不想去查查？”

“那是缉私警察的事。”

“你们公安还分得这么细啊？只要是不合法的事，发

现了就该去查办嘛!”

“还是说你要去‘东豪’的事吧!”卢铁仁焦急地说，“听我的，快打消这个念头。”

“公安人员最讲究证据，对吧？你又没有实据，不能听风就是雨！”

“‘东豪’若真的在走私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若去了……”

“正好！我就做个卧底，协助你和蔺中海，一同侦破这个大案，岂不是好事？啊——那多么的刺激呀！”柳香筠晃着头说，大笑起来，挽住卢铁仁的胳膊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卢铁仁说：“别耍孩子气了，不能去‘东豪’！”

柳香筠说：“铁仁，我知道你深深地爱我。就是我不工作，你也养得起我。但我不是旧时代的女人，我是一名大学毕业生，有自己的追求、事业。去‘东豪’应聘，或许成，或许不成，我都觉得该试试。若成了，多挣点儿钱有什么不好？等结婚时，也能买个大点儿的房子。”

卢铁仁还是很坚决地说：“小房子就不能结婚了？关键是我们真诚相爱，才能白头偕老。香筠，听我一次没错……”

看来，只好先瞒着他了。柳香筠暗说，转开了话题，并没有把下午已经报名应聘的事对卢铁仁说明。

柳香筠、谢川羽同时都接到了被“东豪”初选入围的电话，并被通知在翌日上午九点到凯元大酒店进行面试。

二人正在高兴，夏茵来了电话，说也被选上了，她兴奋得连说话声中都带着笑声。柳香筠给白小筠打了电话，得知了她也已经入选，连声道贺。

第二天八点三十分，白小筠、夏茵、柳香筠和谢川羽在凯元大酒店门外会面了。她们看到，这里已经聚集着数百名花枝招展、青春靓丽的女孩，似乎万花丛林引来无数只漂亮的蝴蝶。

柳香筠站在一个高处，打量着前来应聘的人，然后回到白小筠等人身边，小声说：“别看来的人多，没有一个比我们几个漂亮的。我敢打赌，我们四个都会被选中。”

夏茵也胸有成竹地说：“绝对没问题！”

谢川羽轻轻摇头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
柳香筠指点着几个人：“谢川羽你是西施。夏茵你是貂蝉。小筠姐你稍胖点儿，就是杨贵妃吧。我嘛，只能是王昭君了。咱四个，她们谁敢比？”

夏茵随着柳香筠捂着嘴笑了起来。

白小筠看看仍然面罩愁云的谢川羽，没有说话。

有人出来组织前来应聘的人按已编好的顺序排成九队，然后分批进入酒店大厅接受面试。一拨拨进去时，都是满面春风，出来时很少不垂头丧气的。

白小筠、夏茵、柳香筠、谢川羽和其他八个女孩一起走了进去，只见由五名男女组成的考核团坐在一排铺着红毯的长条桌后，居中的是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、头发染成黄色、容貌姣好但面色很冷的女人。她们由一名自我介绍名叫“罗小妹”的年轻、漂亮的女人带领着缓步进入，在

考核者的前面来回走了两遍，而后走向大厅的门，在门口站住，回过身。白小筠仍然面无表情，夏茵、柳香筠还在微笑着，谢川羽低着头，心跳得似乎要从口里出来。她知道自己落选了，刚才由于太紧张，脚踢在前面柳香筠的脚后跟，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。

那个黄发女人的声音传来，先是点着几个应聘者的编号、名字，而后说：“请带回你们的个人资料。”

出了大厅，柳香筠蓦地明白，抱住白小筠激动地说：“我们四个都被录取了！”

谢川羽也被夏茵抱住。她不敢相信，瞪大眼睛问：“这……这会是真的吗？”

白小筠平静地提醒道：“还有体检、文化测试、主考考核三道关哪。”

柳香筠仍然很自信地说：“就是还有八道关，咱几个也都能过去！”

下午，在凯元大酒店里一个拉上窗帘的会议室，仍然由那名黄发女人主持，为面试留下的六十多人进行体检。她阴沉着脸，威严地让每个进来的应聘者都脱得一丝不挂，在屋子里来回走两趟，而后躺在床上接受两名女医护人员检查，包括最隐秘之处，都看得很仔细。

傍晚，最后留下的二十八人被那个罗小妹带进一个豪华会议室。这二十八人其中就有白小筠、柳香筠、谢川羽、夏茵。她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那个面色很冷的黄发女人和一个男人。黄发女人向众人介绍说，坐在她身边主席位置上的男人就是“东豪”公司的董事长邹浩天。